

# 一棵幼苗的自訴

旭光



朋友，你到過文化古城——臺中嗎？是否會仔細地注意到古城的西北角朝外偏僻的地方，有一棵幼嫩的常綠無名小樹？或許你未必留神到，它確實堪稱爲一棵歷盡滄桑，正在生長中的幼樹，雖然已能自立自長，可是却佇立在那剝離僻壤的雜草堆裡，顯得那般的空虛，寂寞，孤獨。

打從我是一粒無名種子開始，在一次狂風暴雨的午夜時分，我毫無知覺的被飄落在這被人遺忘的城隅一角。雖然我已遍體鱗傷，疼痛萬分，但爲了求生的慾望，我在掙扎。亦不知過了多久，終於在倒而又起的奮鬥歷程中，我開始萌芽伸展，可是偏偏又長在這不會被人注意過的僻靜草坪角落裡。嗷嗷擁擠的雜草，毫不留情地吸取了我所需的營養，使我纖弱枯瘦；高大的椰子樹，奪走了我應得的陽光，使我更顯得矮小蒼白；頑皮的野童，亦任意欺辱地予我蹂躪殘踏，使我沒法伸枝展葉。就在這先天條件的不足，後天營養不良的環境下，我開始貧血頹喪，虛弱無力，像個滾倒於沙漠流浪者的那雙疲憊無神的眼睛。

夏天強熱的日光直射着我，冬天寒冷的氣流直襲着我，還有風雨雷電，經常不停地摧殘着我，我失望，傷心，悲痛地低垂着頭，毫無活氣地忍辱吞苦。每臨深夜，四周是那般的寂靜，淒涼，我疲倦悲哀地靜靜躺着；沉思，回憶，我開始痛哭流淚了，在這炎涼多變的環境裡，似乎太不適宜我的生存。本來我會長成枝葉參天的火樹；假若生長在崇山峻嶺中或莽莽的森林裡，可是命運的支配，不幸地把我安排在這狹小的城角側旁，無聲無息地。

我常自嘆命苦，爲何造物者如此的作弄我？亦會發奮苦鬥，然環境的逼迫，使我變成萎縮不長半枯不死的可憐像。啊！何不早死以求心靈上的解脫呢？可是造物者又賦予我一種基本求生的意念，此情此景，我只能聽天由命，順於四時節候；春天伸出纖細的枝葉向外探索，夏則懶洋洋地沉醉於午夢夢幻，秋天則披上毛衣，冬天萎縮地躲藏起來，巧施愚笨的求生之技，有時亦沉溺於恍惚的幻想之中；縹緲的蒼雲，嫵媚地飄動着，表演各種形像的舞蹈，蔓長的草叢裡，亦常奏出自然的虫鳴交響樂，

點綴着這幽黯淒靜的深夜，偶而亦有幾隻倦鳥，掠過天空，尋求牠們溫暖的歸宿。啊！多美好艷麗的天然圖畫，我開始熟習留戀了，並且亦懂得生存的樂趣，我不願離開這裡永遠永遠地，何況還有叢草亦動了真情，攀纏着我的軀幹與我爲友爲隣呢！

如今我已會開花來美飾自己，結成果實來延續我的生命。有一天，不知來自何處的二三位所謂植物學家，無意中發現了我的存在，互相在討論要將我移置在花盆裡，來限制我的發展，或把我剷除而遺棄在荒山道旁。這是多麼令人傷心！我要掙扎抵抗。我既不是花草，豈可安置在院內花盆？因我有樹木的質實；我亦不願被摒棄在深山裡，因我不慣生活於你爭我奪的環境裡。我有我的思想，觀念與理想，唯有希望自己早日成長，鞏固本身，來蔭護人類，普濟衆生，解除萬物心靈肉體上的痛苦。

——作於院慶前夕——

## 心 曲 淑 真

白晝喧囂雜亂使人煩燥，  
 黑夜底孤獨空虛令我難眠，  
 車廂內底顫動也令我討厭，  
 惟有學校才使我情緒安然。

× × ×

愛神底銳箭刺下數不清底傷痕，  
 是失望、孤僻、沉默、寡歡……  
 病魔底妖掌緊緊遮住我底軀殼，  
 美麗底謊言編織成甜蜜底愛情。

× × ×

而今妳却在我沉靜已久底心弦上，  
 彈奏起那熱情無比底戀曲，  
 誰能使我忘記往日底憂傷，  
 願妳永似深谷底一朵幽蘭，  
 在我心底深處散發著郁郁底芳香。